

剑魂魅影

卧龙生著
台 · 湾

黄山书社



影魅魂劍

台灣・卧龍生著

(上)

黃山書社

(皖) 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任耕耘

封面设计:周明

剑魂魅影(上、下)

台湾·卧龙生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番禺市官桥彩印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8 字数:374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10000

ISBN 7—80535—957—1/I·154

全套定价: 22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“玉箫浪子”南宫玉和“金花银剑”欧阳雪，是昔日“武林七星”的后人，又是同门师兄弟。为争夺武林奇宝《奇经秘笈》，欧阳雪设计将南宫玉毁容，并打下深崖。却不想南宫玉却因祸得福，结识一位武林奇人，习成真正的《奇经秘笈》，从此他一身武功在江湖中无人能比。

十五年后，南宫玉复出，正值江湖大乱之际，为寻找欧阳雪，他不断挑斗邪恶帮派。而欧阳雪在习成血雨修罗剑法之后，神秘地出现在江湖，欲挑斗武林七大门派，独霸江湖。

最后两人在北邙山顶决斗，欧阳雪败死在南宫玉之手，而武林七大掌门人也神秘地死去，又一个“欧阳雪”出现了……

第 一 章

已是正午了，仙霞岭上仍是烟雾缭绕，难见其真面目。

南宫玉忽地停了下来，抱怨道：“欧阳雪，你可真不够朋友……”

欧阳雪倏地刹住脚步，抬眼瞧着南宫玉，道：“我怎么不够朋友了？”

南宫玉剑眉微微一抖，接道：“文文就快要临盆了，你却不由分说地将我诓到这里，你居心何在呢？”

欧阳雪诧然道：“我骗你？”说着摇摇头，又说道：“我的确接到消息，有两批人在仙霞岭上争夺《奇经秘笈》，其中就有‘飞天蝙蝠’凌松南。若让《奇经秘笈》落到‘飞天蝙蝠’手中，岂不遗祸武林了？”

南宫玉摇头道：“‘飞天蝙蝠’凌松南虽然厉害，可是却非你‘金花银剑’的对手，你不会因为他而找我来的。”

欧阳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南宫玉果然是南宫玉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。据说，‘南天三鬼’也要淌这浑水。”

南宫玉不由释然道：“不错，你那花呀剑的虽然不错，但要对付‘南天三鬼’可就需费些手脚，如此一来，就让凌松南坐享渔人之利了。”

“所以，我才将你这支‘夺命箫’请来呀！”欧阳雪笑道，笑容中竟有一丝勉强。

南宫玉看着远处并未注意到。只听他忽然道：“欧阳雪，‘点子’来了，咱们快去！”话音中，他已长身而起，几个起落已上了岭。

欧阳雪身形也不慢，如影随式跃攀岭上。

山雾虽然很大，但这岭上山风强劲，岭上的雾要比山腰处的稀薄了许多。

岭上的人并不多，一共八人，正在拚杀。

就在南宫玉、欧阳雪掠上岭时，已有三人倒下了，场中三个老者已将两名中年人围住，一名蓝衫中年人左手紧抱着一支铁盒，显然，传说中的《奇经秘笈》便在其中了。

欧阳雪道：“看情形，‘南天三鬼’胜券在握了。”

南宫玉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只可惜他们没有想到咱们会适时赶来。”

欧阳雪亦笑道：“不错。‘玉箫曲中魂消去，命送金花银剑下’，哼！‘南天三鬼’应该可以瞑目了。”

南宫玉笑道：“欧阳雪，你这般自卖自夸，不怕江湖朋友耻笑么？”

欧阳雪道：“怎么？难道不是实情吗？好了，你还不把你的《送终曲》吹起来，我好替这些人送终啊。”

南宫玉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取箫在手，清音而吹，一缕悠悠古曲蓦地在这仙霞岭上荡漾起来，如哭如诉，催人魂断。

场中五人倏地罢手，惊异地看着不知何时出现的南宫玉、欧阳雪二人，只一刹那间，五人齐齐奔逃。

欧阳雪冷然一笑，身形霍然掠起，直扑手抱铁盒的蓝衣的中年人，口中一声断喝：“凌松南，你逃得了吗？”

喝声中，一缕银芒闪烁而出，蓝衣中年人急切的挥刀迎上。但为时已晚，蓝衣中年人眼看着数朵剑花越过自己挥出的刀幕，撞进自己的胸膛！

蓝衣中年人做梦也未想到自己的武功仅是一个照面就败在“金花银剑”欧阳雪剑下，可惜，他知道得太晚了。

“南天三鬼”本已逃出数丈，此刻一见铁盒落入欧阳雪手中，立即眼红起来，禁不住《奇经秘笈》的诱惑，返身扑向欧阳雪。

南宫玉倏然凌空而起，箫不离口，身形旋转扑向另一个意图逃走的中年人。

这中年人眼见逃不掉了，索性挥剑与南宫玉拚命，可惜他看错了对象，打错了算盘。

萧刺入胸口“腹中”穴，中年人一声未吭倒地而亡。

南宫玉收箫回身瞧去“南天三鬼”此刻已迫得欧阳雪处于下风，但一时之间倒也奈何不了欧阳雪。

南宫玉身形一晃，已到“南天三鬼”中的“色鬼”身旁，左掌轻飘飘地击出一掌。

“色鬼”绝未料到南宫玉竟来得这般快。乍见下不由心惊魂散，身形暴退十余丈，却不想南宫玉如影随形地跟上来，左掌仅距“色鬼”胸口五寸！

“色鬼”不暇细想，急挥掌阻隔，不想正中南宫玉诱敌之计，南宫玉右手玉箫倏然点出，一箫九穴，“色鬼”此番成了真正的断魂之鬼。

剩下的“南天二鬼”失去了“色鬼”，“鬼门阵”便失去了作用，此刻被欧阳雪逼得手忙脚乱。

南宫玉微微一惊。叫道：“‘箫影金花银剑雨’！”叫声中，南宫玉倏然掠起，手中玉箫急洒而出。欧阳雪也在同时出手，“铮”然声中，两朵金花飞起，手中银剑刹时的成漫天星雨。

两声惨嚎传出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

“南天二鬼”每人头上一个血洞，心口上一朵金花，全身上下无数的剑洞，死相极为恐怖。

欧阳雪叹道：“第三次！”

南宫玉道：“不错，自从创出此招之后，咱们是第三次施用了。”

欧阳雪皱皱眉道：“你不觉得此番是用了‘牛刀’么？”

南宫玉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第一次是威震东海的十三‘东海狂龙’，第二次是名满江湖的‘天下第一杀手’‘血雨剑魂’江小云，而这两人在当今武林都是‘十三高手榜’上的人物，‘东海狂龙’第七，江小云第六。”

“‘南天三鬼’第十三，可‘南天二鬼’却是第一千零二！”

欧阳雪截口道。

南宫玉不由莞尔一笑，道：“第一千零二？亏你也想得出来！”

欧阳雪道：“不用想也知道的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咱们来瞧瞧这盒中是不是真有《奇经秘笈》。”

说着，他将铁盒递与南宫玉。

南宫玉接过铁盒，细看了一下，道：“好像没有机关装置。咦，这盒子怎么开了？”

“莫非里面的秘笈已经……”欧阳雪急声道。

南宫玉闻言，急忙打开铁盒，倏地一道水箭急射而出，刺

鼻之极！

变起仓促，南宫玉想也未想就闭上眼，扔盒，身形刚刚闪起，水箭已射中了他脸！南宫玉退了十余步，每退一步便要坠落于万丈深渊中。

欧阳雪面上忽然露出一个奇诡的神情，目光中竟是痛苦之色。

倏地，他扬掌击向悬崖边上的南宫玉。恰在此时，南宫玉睁开双眼，却看见欧阳雪一掌击到，惊诧、震惊地道：“欧阳雪，你……”

话音中，他已被欧阳雪双掌击中，身形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直向身后的万丈深崖坠落，坠落……

“欧阳雪——”深谷中久久回荡着一个愤怒的喊声。

欧阳雪看着谷中的缭绕白云，仿佛全身脱力一般，颓然跪倒，“南宫玉，别怪我！”

迷雾不知何时变得重起来，遮住了欧阳雪，遮住了整个仙霞岭……



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”

丘迟的千古名句所以为世人传诵，确有其独特之处，眼前这一派江南春景岂不如丘迟所言？

花园锦簇，绿草莺莺，乳燕剪水，莺音在耳，确是令人心旷神怡，如临仙境。

江南小镇，别具风韵。街上人来人往，各种叫卖之声此起彼伏，比起莺啼燕啭又另有一番景象。

虽然南宫玉从那居住了十五年的密谷中脱困已半月有余，可他此刻身处于这热闹的大街上，心却仍在那幽幽密谷之中。

十五年！转眼已经十五年了，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生疏了，仿佛他刚刚降临这个人世。

南宫玉也的确是再世为人了。他被欧阳雪打入那万丈的深崖，按理说绝无生还之理。然而世间就是没有绝对的事情，他南宫玉竟会被人救了。

直到现在，南宫玉心头仍暗自庆幸这天缘的巧合，苍天真是有眼！

苍天岂止有眼，对南宫玉简直是另眼有加。那救他之人是个年近病残的老者，救下他时已是将逝之人了。

然而就是这个将死之人竟然拥有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《奇经秘笈》！

南宫玉会险些葬生于这谷底，不过还是被欧阳雪用《奇经秘笈》之事骗至仙霞岭而加以陷害的，不想南宫玉此番能死里逃生，并会真的得到了上古奇兵“墨龙宝剑”，而他的那支赖以成名的玉箫已在他跌下山崖时摔得粉碎。

十五年来他学遍了《奇经秘笈》中的所有武术，而剑术更已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。

南宫玉人在大街上走，心中却想着十五年来在密谷中的一点一滴，他心中一直有个疑问，“为什么欧阳雪要害自己？”

南宫玉始终不能相信欧阳雪会害他。对于这件事，南宫玉每一念及此便心痛至极，要知他与欧阳雪情逾兄弟，十六岁一起联闯江湖，无数次生死与共已使他与欧阳雪二心同一。若非

如此，他们焉能创出令江湖高手胆寒的那一招绝学“箫影金花银剑雨。”

南宫玉心中存有着这个疑问，宛如一个巨大的深井，若未成《奇经秘笈》上的“龙翔万里”的绝世武功，根本无法脱困。

其二，在被欧阳雪打下崖之时，他的面容已为那铁盒之中射出的毒水毁去，他再也不是当年的“武林第一美男子”了。

南宫玉至今对此仍耿耿于怀，他“玉箫浪子”的美号虽有一半指他的武功，但另一半却是指他弄情手段，当年以他的容貌风采早令武林中的名门闺秀、风尘侠女对他倾慕不已。如今容貌被毁，也就难怪他心痛了。

南宫玉此刻头戴斗笠，面罩黑纱，一身淡紫色劲装，宝剑不挂不拿，却挟腰下，这幅行头很令人莫测高深，但也容易令人起疑。

倏地，南宫玉似乎觉察出一丝异样，他收回游离的思绪，才发觉方才还热闹的大街，此刻却空无一人！

南宫玉心中虽觉奇怪，但他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。

蓦地，身后响起一声暴喝：“小子，你瞎了眼，还不让道！”喝声中，一声鞭响，一条犹如毒蛇般的长鞭从身后袭来。

南宫玉脚下未停，身后似长了眼睛一般，右手倏地绕到身后，食中二指精确无比地向袭到的鞭梢一弹，长鞭霍然飞起，倒打回去。

“啊！”一声凄惨无比的嚎叫传出。

南宫玉缓缓回过身来，心中不由掠过一丝诧异。出现在面前的的是一个极大的软轿，这样大的轿子至少需要八名壮汉才可抬起。然而，南宫玉所看到的却是六名娇美如花的少女！

这样形态娇弱的少女能够抬起这顶巨大、沉重的轿子，唯一的解释就是，这六名少女全都是身具上乘武功的少女。

能够用这等身手的女子抬轿，这位轿中人的确不简单。

但，更不简单的是随侍轿旁的两名持刀老者！

南宫玉不可能不认识他们，因为十五年前的“十三高手榜”上排名第五的，武林中用刀的好手中最顶尖的便是这两人——“洛阳双刀”！

而令南宫玉记忆犹新的是，当年他落单之时，“洛阳双刀”曾围攻过他，那次若非他凭借超绝武功而逃的话，必然难以幸免。

至于那次交手的原因，却是因为有人传言他南宫玉成功胜过“洛阳双刀”。其实武林中多半的厮杀争斗都是因争名而起，而“洛阳双刀”却是最重声名的。

可眼下，当年最重声名的“洛阳双刀”居然做了人家的侍从，这的确令南宫玉诧异。

诧异归诧异，十五年的幽谷生涯早已使他并不想了解轿中人是谁。

所以，南宫玉仅仅回身扫视了一圈，便又转过身继续向前走了。

可惜，他想走，有人却不想让他走。

“洛阳双刀”同时出现了，快捷无比地左右攻到，用刀的火候又比当年深厚了许多。

但南宫玉自习成了《奇经秘笈》的武功之后，早已今非昔比，自然不会把“洛阳双刀”放在眼里。他身形只略微晃了晃，便已使“洛阳双刀”出招落空。

“洛阳双刀”同时惊“咦”了一声，双刀更加迅猛无比地劈向南宫玉，右掌倏伸，左右一引一圈，荡起重重真气波。

猛然间，“叮咣”数声，“洛阳双刀”踉跄后退数步，而手中的刀已碎裂成数截！

“洛阳双刀”目瞪口呆，交手仅两招便落败，而且败得这么惨，这可是“洛阳双刀”出道江湖数十载以来头一遭。

蓦地，他们同声暴喝，身形扑向南宫玉，欲与之拚命。

“住手！”蓦地，轿中响起一个声音，竟是一个女子！

“洛阳双刀”齐齐刹住身形，双目尽赤地怒视着南宫玉。

南宫玉心中虽然好奇心起，但他仍强压了下去，身形又向前掠去。

“阁下且慢——”声音中，一个人影掠过南宫玉，飘落在他面前。

南宫玉凝然而立，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视在面前这个少女的脸上。

这的确是一张绝美的面容，几乎可以说是完美无缺，简直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出她的美丽，若用历朝历代文人描写美人的诗句来形容她，那便是对她的绝代风华的一种亵渎！

这少女瞧上去约摸二十有余，身上穿着一袭落地的淡蓝色长裙，绝美的面容上都是极为冷淡的神情。

这少女虽然看不到南宫玉面上的表情，却也感觉到南宫玉那两道穿透黑色面纱的目光。

她不由地冷冷地哼了一声。南宫玉霍然一惊，目光微抬，从少女的头顶望了过去，仍是不言不动。

这绝色少女没料到南宫玉沉稳，她终于开了口了，声音如

同仙乐一般：“阁下究竟是何方高人？为何要拦阻本姑娘的软轿？还打伤我的手下？”

南宫玉声冷如冰地道：“姑娘错了，在下只是走自己的路，所谓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，在下并未妨碍姑娘！”

南宫玉说完之后，不由暗忖：“奇怪，怎么我的声音如此冰冷了？难道十五年说的话少了，声音也改变了么？”

心念未了，那蓝衫少女似乎是第一次被人指责、教训，脸上神情更为冷漠，并且已有微微怒意。

蓝衫少女倏地长吁口气，面上也居然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
就是这丝淡淡的微笑已足已使全天下的男人心醉了，这少女面色的神情变化之快也够惊人的，若稍不留意，只怕是瞧不出来的。

只是南宫玉非但没为她那抹笑意而心醉，且又瞧出了她的神色变化。所以他心中反而对这绝色少女产生了极深的戒心。

南宫玉声音依旧地道：“姑娘，在下没工夫陪你，请让开！”

蓝衫少女简直没想到南宫玉居然说出这么不客气的话，这是有生以来第一个男人当着面要她让路，而在此之前只有男人给她让路。

蓝衫少女虽怒在心里，面上却微笑道：“阁下此言差矣，本姑娘从来未说过要你陪我。而且本姑娘站在这里是本姑娘的自由，我为什么要让你？”

南宫玉皱了皱眉，身形向左移去，蓝衫少女几乎同时向左迎了过去，南宫玉又向右边闪去，而蓝衫少女却又挡住了他。

南宫玉不禁有气，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若不让，在下只好得

罪了！”话音中，他左掌快速递出，拍向蓝衫少女肩头。蓝衫少女亦不示弱，肩头微微一闪，纤手扑出，疾幻出无数影子，不知她要攻击南宫玉哪一部位。

南宫玉心中一惊，身形急闪退数步，道：“‘万形凤尾手’！你可是‘九天神剑’凤九宵的女儿？”

蓝衫少女微微一怔，不知南宫玉何以突出此言，蓝衫少女点头道：“不错，‘九天神剑’正是家父。不过，‘九天神剑’的名号早在十年前，家父就已不用了，你却从何得知？你是什么人？”

南宫玉不由叹道：“‘玉箫近魂堪小技，金花银剑何足道，武林天下谁第一？当属九天一神剑。’令尊当年便是天下第一高手，如今英雄不减当年，岁月催人老，在下实在无颜道出姓名。”

蓝衫少女听了半天，却是似懂非懂。她虽然自负聪明绝顶，却仍无法了解面前这头戴斗笠、面罩黑纱之人的底细。而自己一出手便给他看出了武功路数。

蓝衫少女试探地道：“听口气，阁下似乎是家父的故友？”

南宫玉一听到“故友”二字，就不由想到欧阳雪，心头立时沉重。欧阳雪陷害他这件事已令他对朋友之情感到心寒，虽然当年他的朋友除了欧阳雪最好之外就是“九天神剑”凤九宵了，可此刻他内心中并不想见凤九宵。

南宫玉一念及此，不想再与凤九宵之女纠缠，身形陡然掠过蓝衫少女，使出“浮光掠影”身法绝尘而去。

蓝衫少女没想到南宫玉居然一声不吭地走了，想要追时南宫玉却已去得远了。她除了惊叹南宫玉的身形之外，心中却

对南宫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



“溶月堡”雄霸江南十余年，势力极盛。最近又在堡主凤九霄的女儿领导下数次击败北方武林道的霸主“天阳帮”，更使“溶月堡”声威大震，而凤九霄之女凤潇潇之名在武林中广为传播。

凤潇潇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生得天姿国色。这使得许多名门大派的杰出弟子纷纷拜倒于她的石榴裙下而加盟“溶月堡”，这样更使“溶月堡”的声势使人望尘莫及了。

“溶月堡”地处姑苏城外，占地极广，而且亭阁楼院错落有致，雅致而实用，可谓匠心独具，俨然又是一座姑苏城。

此刻已经初更了，“溶月堡”已经宵禁了，宽阔的街道上除了五人一队的“溶月堡”黑衣武士不时在巡逻之外，显得极为冷清，全堡的人都已进入梦乡了。

然而，凤九霄并没有入睡。他此刻正在倾听女儿向他说起日前遇到的那个奇怪的紫衣面客。

凤九霄听完了女儿的叙述，沉思了半晌，道：“听你所言，他似乎很熟悉为父了？”

凤潇潇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可他好像并不愿承认这一点。”

凤九霄轻“哦”一声，道：“莫非是他？”

“他是谁？”凤潇潇意外地道：“莫非爹心中已有所猜测了？”

凤九霄淡然一笑道：“还不能确定。”

他语气只微微一顿，又接着道：“想当年与父最为交好的

两人，一个是‘玉箫浪子’南宫玉，另一个则是‘金花银剑’欧阳雪。”

“南宫玉？欧阳雪？”凤潇潇一向很少听父亲谈起当年的英雄往事，如今乍听到父亲当年两位好友的姓名，既感到陌生，又很惊奇。

“爹，这两人是什么人？怎么会与爹爹成为挚友呢？”凤潇潇显然打算借此了解父亲当年辉煌过去。

凤九霄今夜似乎也因此勾起了怀归之情，谈兴也颇浓。他对女儿有此反应是在预料中的。

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你自然不了解的。而‘知命书生’舒一休所做的江湖‘十三高手榜’也早就各归其主。可这两人现身江湖如同旋风一般横扫武林，气贯当年，这两人无论人才、武功俱是上上之选。仅一年不到的工夫，两人已风靡武林，尤其是那个‘玉箫浪子’南宫玉。”

凤九霄说到这，不由瞧了女儿一眼，这令凤潇潇心下诧异莫名，正欲开口询问，只听父亲又接着道：“这南宫玉不但武功好，而且容貌更是集天地之灵秀于一身，出落得如同再世潘安一般，博得个‘武林第一美男子’之称。当年那些名门闺秀、风尘侠女见过他之后，无不为他倾倒。潇潇，你若早生十五年，想来也会如此……”“爹！”凤潇潇娇声打断爹爹的话，道：“爹爹只怕太过夸张了吧，女儿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的男子。即使有，女儿也未必看得上他！”

凤九霄呵呵笑道：“这可难说得紧。不过，你现在是见不到他了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莫非他……”